

阿拉善旗风云实录

《阿拉善盟文史》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阿拉善盟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K292.6

K292. 6
39

3/3

(阿拉善盟文史第八辑)

阿拉善旗风云实录

杨永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阿拉善盟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1. 6



出版说明

《阿拉善盟文史》是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办的不定期史料集。所刊用的稿件，是盟内外各界人士撰写的有关我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工商、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我们编辑出版《文史》的目的，在于存真求实地反映阿拉善历史，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阿拉善的过去，认识阿拉善的今天，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和国情教育服务。

《阿拉善旗风云实录》一书是杨永忠先生经过艰苦的走访、征集和翻阅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编著完成的。该书反映了解放前阿拉善旗最动荡时期社会状况，为研究和了解阿拉善近现代史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史料。

由于某些历史问题，还未定性，加上我们的历史知识浅薄等，难免有不足之处，望广大知情者给予补充和指正。

本书版权属编辑出版者，未经许可不得翻印、转载。

编 者

一九九一年六月巴彦浩特

目 录

自序.....	(1)
绪言.....	(3)
一、“东军”造反.....	(4)
二、“戊辰事变”.....	(18)
(一) 阿旗与国民军及内人党关系恶化.....	(19)
(二) 创办定远营学校的风波.....	(28)
(三) 赵景文、姚连榜策划德毅忱发动事变.....	(36)
三、马仲英之乱.....	(51)
四、“毛·巴特尔事件”.....	(79)
(一) 毛·巴特尔事件的由来.....	(80)
(二) 南寺活佛涉入毛·巴特尔事件.....	(83)
(三) 毛·巴特尔荣升宁夏省西路游击司令.....	(100)
(四) 毛·巴特尔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联系.....	(104)
(五) 毛·巴特尔遇难.....	(114)
(六) 奥赤罗夫等遇难.....	(133)

五、孙殿英攻打宁夏达王巧拒蒙政会……(139)

附录

- 一、也谈“王若飞在包头被捕的原因”……………(146)
- 二、我在阿拉善旗的一段经历……………齐文魁 忆述 (154)
- 三、抗战时期阿拉善旗的地下工作者……………(162)
 - (一) 苏殿魁逃亡记……………(164)
 - (二) 刘益三、李子源等被捕……………(169)
 - (三) 外蒙情报员被捕……………(177)
 - (四) 马鸿逵残害革命青年……………(180)
- 四、要人简介……………(184)
 - 塔旺布里甲拉(184) 达理札雅(184)
 - 奥赤罗夫(184) 郭道甫(185)
 - 福明泰(186) 冯玉祥(187)
 - 马福祥(188) 马鸿逵(189)
 - 马鸿宾(190) 宋哲元(191)
 - 门致中(191) 刘郁芬(191)
 - 吉鸿昌(192) 马仲英(193)
 - 马廷贤(194) 姚连榜(195)
 - 王仁甫(195) 侯长俭(195)
 - 殷善庆(196) 石东朋(196)
 - 王廷芝(196)

后记……………(197)

自序

二十世纪第二个戊辰年到来前夕，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托我写阿拉善旗风云录。本人自觉才薄识浅，难以胜任；尤其觉得：阿拉善旗有三百年的悠久历史，有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我这个拙手秃笔岂敢写史？但又想，做为一个党史工作者，有机会接触第一手资料，应该不失厚望，将所收集到的材料，加以整理，公诸于世，供社会利用，亦算是党史工作发挥的社会效益吧！

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中央很重视史志工作，阿拉善的历史开始被人们重视，但这仅仅是开始。

前几年听到北京大学一位教授说：阿拉善人，不知道阿拉善历史，实在可惜！一次在参加盟政协接待日本京都大学和东京外语大学两位教授的座谈会上，他们介绍说：日本、苏联等国家，都存有阿拉善的很多文献资料。但他们仍不辞辛苦，不远万里，飘洋过海，来到瀚海小镇，实地调查和研究阿拉善历史，这能不使人深思吗？我们有何理由不重视自己的历史呢？

研究历史，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知道阿拉善的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阿拉善的今天，建设好阿拉善的明天，基于此因，我不遮丑漏，将《阿拉善旗风云实录》公诸于众，一为抛砖引玉，盼有学之士，较系统地编写阿拉善历史，二为社会提供有研究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如达此目的，吾心足矣！

《阿拉善旗风云实录》重点介绍了1925年至1933年的政治大

事，附录中还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大事，历时约二十个年头，他只是阿拉善历史长河的一小段概貌，我殷切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阿拉善三百年历史全貌作品。

阿拉善旗，在清朝是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他自新疆迁徙青海，又为清室镇摄西藏，成为皇威驸马亲王；定居阿拉善后，成为特别蒙旗。在民国时期，他仍保持着不受省管的特权。在那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别旗，当然有他特殊的历史史实。因此，研究阿拉善的历史，是很有特殊意义的。

透过本文所列一些史实，可以看到这个封建王公统治的蒙旗概貌，可以看到他与宁夏、甘肃既密切又复杂的政治关系，他对总结历史经验，资治社会发展，是会有一定意义的。

鉴于近些年来看到一些有关阿旗的史料，各说不一，难于统一。故此，本文内容，力求采用第一手原件和可信的三亲资料，力求反映历史原貌，避免用主观意断代替历史真象。我的信条是求实存真，不以讹传讹。文中援引的背景史实，亦为表明因果关系和为有针对性的说明某个问题，敬祈阅者品偿指教！

阿拉善旗风云实录

(1925——1933)

绪 言

1988年是二十世纪第二个戊辰年，追忆六十年前——二十世纪第一个戊辰年，阿拉善旗发生了推翻封建王公制度的武装暴动。在这之后，阿拉善旗（以下简称阿旗）又遭受过“回回之乱”之苦（即马仲英反抗西北军之乱）；继而又发生了“毛·巴特尔（常误记为毛巴图）达格宝事件”和“红党事件”，即潘恩溥叛党和奥赤罗夫遇难等重大政治事件。

上述这几件事，集中发生在1925年至1933年之间，历时八年之久，几乎年年有大事，可谓阿旗近代史中风云不平之年。笔者幼年时，就常听到老人们讲述这些事件，脑海里留下了无法忘怀的恐怖影象。六十年过去了，很多当事人已离开人世，一些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老人，也很少回首往事，重述详情。历史是人类文明的遗产，后人无权把它遗忘。温古而知新，记述史料，正是为从中汲取营养和得到有益的教意。

近年来，有人对上述事件，叙述过一些情况，很有启发。今后必有更多的人秉笔直书这段史实，为此，笔者仅将所掌握的一些资料加以整理，供文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本文尽力避开对事件本身的评论，力求反映事件的真实过程，但由于水平所限，难免有误之处，望阅者指教！

一、“东军”造反

1924年9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动反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冯玉祥痛恶曹锟、吴佩孚贿选执政，尤其不愿卷入无味的军阀混战中，于是决定：一、反抗直奉战争；二、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一切；三、严整军纪、“不扰民，不害民。”9月21日率部由古北口前线回师南下。24日抵滦平，改其部队为国民革命军，自任总司令。11月1日在北京成立摄政内阁，驱逐溥仪出宫。①

冯玉祥此举，既摆脱了直系军阀的霸糜，推翻了曹、吴政权，又彻底解决了国中之国——紫禁城清室小朝廷。冯氏自称此举为“北京革命”；而在清室藩封的世袭亲王塔旺布里甲拉统治的阿旗，称其为“东军之乱”，而且在群众中形成了憎恨和恐怖气氛。

1925年春，冯玉祥出任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命的西北边防督办，同时改其所部国民军第一军为西北军，号称大军15万。9月初，冯玉祥接受了段祺瑞让其兼任甘肃督军（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之命，派其部下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其代办，率师入甘。① 刘部自包头分六个梯队出发南下，经过阿拉善旗的沙金套海、磴口等巴格（今磴口县、乌达等辖区），月底进抵宁夏府（今银川市）至10月底才开进兰州。在此之前，冯督办曾派石友三修筑包宁公路，很长一段路直插阿旗磴口地区。

刘郁芬部南下时，士兵臂上佩带“不扰民真爱民”六个字，队伍前头有由宣侠父、钱青泉等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治政工作人员，沿村镇作宣传工作。② 军纪虽较严谨，但大军过境，驮运任务、粮秣供应等，都免不了由地方承担。仅阿旗的磴口、道兰素海、巴音套海、沙金套海等四个巴格，支援马克云旅的军队东渡和应付刘郁芬的第二师南下，共付支差骆驼1270多峰，而回者仅半数。在牧民叫苦不已之时，冯军驻磴口的米营长派部下到阿旗牧区，

擅自抓去民驼600多峰；平罗县县长亦谕令磴口巴格的商绅，供应过境冯军三个旅的粮秣。当时的磴口不过二三十家居民，四五家商店，日用口粮和柴草皆由宁夏或后套购买，要求这样的穷困牧区，供应大批军需粮秣，实在是杯水车薪之举。③

1926年，大股西北军继续赴甘肃，接踵而来的年差、徭役，日甚益日，地方官民应接不暇。是年夏季开始，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刘郁芬，曾派咨议张鼎勋、副官赵同美等，到阿旗坐阵，索要骆驼1000峰，宁夏镇守使马鸿宾、道尹陈必淮也曾派马营长、阎军官带队来旗，估要骆驼1500峰；援甘总司令部派王副官来旗要驼500峰，中卫县也曾派出差役，带同军人，在阿旗境内随意捉拉驼支无数；过境的十二师、回部等军，擅自入境捉去的骆驼，无计其数。③

1926年夏，冯玉祥在苏联考察学习期间，于同年七月底，得知西北军同张作霖、吴佩孚联军，在南口激战失利西退，国民革命军已从广东出兵北伐的消息。便聘请列宁格勒总司令乌斯马诺夫为顾问、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刘伯坚为马列主义老师，共同于8月17日由莫斯科坐火车秘密回中国。9月14日到五原，与其旧部第三军的孙禹行、第五军方振武（共产党员），第六军弓富魁及第一、二军的几个人开会，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联军司令部（简称国民军），并誓师参加北伐，冯被公推为联军总司令。

9月16日，冯玉祥发出献身革命的宣言说“我冯玉祥力图救国，怎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万丈高潮。中国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革命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我虽作过几点革命事业，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和明确的主张，若说是中国的革命者，是三民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苏联帮助中国革命，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

族为己任。我们要想战胜军阀，必先打倒帝国主义。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至于政治主张，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①

9月17日，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后，宣布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随后接受了中共北方局书记李大钊提出的“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会师北伐”的作战计划，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方针。冯氏治军的金科玉律是“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

“兵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对军队的政治训导抓得非常紧，一心想使其成为有主义、有信仰的革命部队，正式聘乌斯马诺夫等为政治法律顾问，让共产党员刘伯坚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各军的政治处也多为共产党员主持。此时的冯氏国民军，真诚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在政治上可谓黄金时代；但在装备给养上，自南口溃败后，局促穷荒，粮秣匮乏，饱一餐，饿两顿，饷项无一文，服装五颜六色，鞋袜不全，有戴奉军皮帽的，有戴直军布帽的，肩领章全无，器械皆不全，缺背带、短刺刀、少弹带，七零八落，找不着一个整齐人。幸有河套土著王英，见其艰难困苦，乃赠羊数万只，雪中送炭，救了冯军官兵之命。①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经宁夏东渡北伐，在阿拉善旗的磴口巴格设一兵站，先派一初级军官负责工作，派差抓驼，引起当地蒙、回群众极大不满。11月底，冯玉祥赴宁夏途中路过磴口，在那里停留一天，向民众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访问了地方风俗、人情和疾苦。冯觉得原磴口兵站工作不得力，改派一阅历知识较高的中级军官接任其职，兵站总负责人是闻承烈。

冯玉祥途径阿拉善旗沙金套海巴格的三圣公（今巴彦高勒镇）时，看到那里纯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约有百十户人家，没有学校，附近人民的一切事情，都操在比利士、意大利等外国人之手。此状犹如被推翻的末代皇帝溥仪，仍在紫金城里关起门来当皇帝

一样。冯玉祥决心要反帝国主义，当然不能容忍外国人在这里行使特权，毅然决定将该地划为县治，令工兵营长吴某任县长。^①随即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训令说：“平罗幅员辽阔，治理诸多困难，亟应于磴口地方添设县治，北自绥远临河界起，南至河拐子止，定名为磴口县”。并委任刘振远为磴口县知事，令其觅定县署地址，即日任事。

刘振远于12月1日走马上任，将阿旗在河沿东首新构建的一所院落，作为县署办公地址。并令阿旗驻磴口总管巴依尔（宋宗鲁）向沙金套海等巴格摊派差驼数百峰；同时委令佃民杨、李二人为通事，向群众摊派米、面、猪、羊、草料。^③

磴口设县，对阿拉善的封建统治政权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打击。磴口原为阿旗通过黄河将池盐运往外埠的码头要地，失去了磴口，不仅意味着缩小了管辖范围，而且在经济收入上影响极大。磴口迤北的沙金套海等巴格，是阿旗的唯一产粮区。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火烧三圣公教堂，清庭议决由阿旗屈辱赔款五万两，因款额甚巨，旗衙门给外国人只交付银三万两，所缺二万两，用三圣公的耕地作抵押。^③磴口设县时，旗正拟交涉收回抵押给教堂的土地权，如将此地划归磴口县管辖，不仅切断了阿旗北部地区牧民粮食来源地，而且将大量减少阿旗的财政收入。

基于以上情况，阿旗政务处屡屡向宁夏道尹邵遇芝去函交涉说：“磴口镇为敝旗数百年管领之区，向来由旗委派总管、边官、驻扎巡防蒙队，保卫阊阎，历经办理无异。考其地界，南至石咀山外，北与乌拉特旗毗连，并非甘肃平罗县与晋北临河县鞭长莫及之隙地。”“冯总司令路过磴口时，适该地总管、边官，带蒙队（蒙古兵）驰磴口迤北弹压土匪，和为冯军搜捉差驼，因而未及迎候，并非无人担任地方治理”。“今新县知事派差要物，使该地方一身而当两处差事，如何应得起？祇死不能服从。旗属蒙众叩求迅赐交涉，如能复原状，照旧安民，则感德不浅；倘或不然，

则蒙众佃民挺而走险，将有择荫无由之日矣！窃查，冯总初到蒙边，不知地方管辖之故，既然民不服从，强设县治，一旦激成意外，将若之何？”③

阿旗抵制设县一事，历经多方周折终无变更。1927年春，冯部苏雨生旅驻防磴口一带，军纪特遭，任意宰食民间牛羊牲畜，致使黄河沿上下及磴口周围所住蒙、汉、回民，不能安生渡日，相率避徙他地；磴口镇街道荒凉，门窗、户柱烧折一空。阿旗政务处认为：“民为邦本，该处既已无管辖之民，自无设行政之必要，且适北套防务吃紧，故决定将总管公署迁驻旗属三圣公地方。”③此后的磴口地区，形成一地两制局面。

自国民军南下开始，原绥远马福祥令其子马鸿逵归附国民军，被冯玉祥收编为一旅，派驻河套至石咀山一带。马部从沙金套海至磴口一带，抓去民驼2000多峰，释回少数，中途倒毙甚多。祸不单行，福无双至。1927年，大批国民军已入宁赴陕，驻河套磴口地区的苏雨生旅，纵兵扰害地方，百姓叫苦连天。是年，独立护路队匪徒（哥老会与地主武装、土匪的混合武装）袭击阿旗，败退北逃，给磴口地区百姓造成极大灾难。“苏雨生旅以剿匪之名，行匪徒之实，来往于临河至大滩、四坝之间，横行无忌，流寇不如。苏旅驻三圣公冯营长、樊连长等，挨户搜刮，颗粒不留，衣物银两具搜，年轻妇女多被欺凌，嘉禾放马践食，民众疾苦惨不忍睹”。③

阿旗政务处对河套民众之苦难，虽屡次向驻防宁夏的国民军联军北路总司令宋哲元报告，要求将苏雨生旅调入宁夏境内，未达目的。

1927年8月，门致中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驻防宁夏；阿旗民众把解除苦难的希望寄托于他。10月8日，沙金套海、四坝等处佃民，委派代表哈玉珙、李荣和、石良宝等到旗陈述疾苦说：“该地官兵扰害，民不聊生，四坝弹丸之地，庄田400顷，能耕者对半，因风沙大，耕九余五，年交

租后，不够糊口，频遭匪害，十室九空，国民军师旅续到，差役之繁，鞭扑之苦，呼天不应，求救无门。军差稍歇，独立匪来，一千余骑散布田间。遭踏至极，老弱转乎沟壑，妇孺冻饿沙窝，惨情笔难尽述。未几，匪徒就沅，佃民续归，忽苏旅长部由磴口来套，自大滩至四坝如蚕食，户号粮斗搜刮皆空。苏旅长对部下演讲说：奉宋哲元总司令电，凡本部官兵当守纪律，不准闯入民家为害百姓，马匹不准放入庄稼地等。不料其部下恼羞成怒，扰害更甚，佃户受辱过巨，拼死喊冤，被鞭挞横施，使民含垢忍辱，冤不敢申。独立匪队杀人放火，尚畏官军擒剿，而苏旅假官军之名，盗贼行为更明目张胆，劫掠奸淫，惨无人道。苏属彭营长部，开跋石咀山前三日，纵兵日抢银物，夜轮奸妇女，致妇孺等窜入沙窝，数日换一避地，家人送粮，籍延残喘，而苏又布告禁止驮粮出境，派兵梭巡沙窝边，佃民求生无术，待死无期”。③

磴口一带民众的疾苦虽深，在那兵连祸结之日，谁也难以解救。

国民军东进时，第五军军长方振武（中共党员）曾给阿旗政务处来函说：“因军中缺战马甚多，拟请在宁夏东西两蒙旗购买四百匹，请贵旗派委妥员，帮买战马二百匹”。方振武军，纪律严明，在五原时，有一士兵吃百姓的西瓜未付钱，百姓喊冤，方即将该士兵枪毙，以儆全军，此事在地方上传为佳话，此次来函出钱购买战马，旗里当然无理拒绝，便给予协助。

国民军于1926年7月，派许营长来阿旗招募军队。对此，阿旗政务处答复说：“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并无逗留闲人，似不需设法迁驱；附近商号虽有少数佣工多则一年，少则数月，皆回原籍；客民多系山前贩粮之人；故让本旗协助招募军队，碍难遵办”。③旗上不支持，招兵一事只好夭折。

1926年11月24日，冯玉祥由五原向宁夏进发时，西安之围已解，冯的焦念之心大觉宽慰，便在宁夏府（今银川市）住了20多

天，从事部队的移调和训练新成立的部队，每日朝会，亲自向队伍讲演三民主义和革命精神。①

冯在宁夏见到官吏之间仍实行清室之礼，认为这是当今中国的怪现象，下令布告全民，禁止跪拜之礼，废除奴才制度。并给阿旗发来20张布告，令其张贴遵行。③

阿旗政务处得知冯玉祥已抵宁夏府，便以护印协理达都拉旺喜格、那睦济勒、达喜道尔吉三人名义致函祝颂曰：“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老先生伟鉴：敬肃者边蒙僻处，电政不通，世界见闻诸多落后。日昨，蒙员至自宁夏，始悉总司令仁帡还被福曜高临，听之，余距跃三百，恭惟总司令恩悬冬日，德洽春风，大则为四百兆人民造幸福，近则与九万万同胞进文明，拍手欢呼，倾心贺祝！护印协理等代守藩封，了无建树，独喜檐韩暂驻，盼沾皓月之光，尤祈席卷长驱，仰托齐天之福。随呈不腆，甚表欢迎，敬乞晒存，不胜荣幸之至。”③

冯玉祥对阿旗执政者的祝贺信，甚为欣慰，于12月16日给阿旗护印协理诸君回函说：“地接芳邻，时钦雅范，驶驱輶止，把晤遂疎，辰维景莩云蒸，勋华日茂，式，为颂慰，顷奉瑶章拜悉，一切借承奖饰，愧不克当，重以物遥，颁益惭慙，拜登之下，铭感良深。方今国困民穷，覆己无日，玉祥受人民之委托，为主义而奋斗，简率三军，驱除群贼，所赖将士用命，民众同情，逐北追奔，秦中肃清，即当出豫、汴，荡涤余氛，解辟倒悬，永图康乐。诸君宏才卓识，定当策献，尚请指助，共同努力，籍合群策，早竟全功，是所祷盼！专覆伸谢，顺颂台祺。冯玉祥拜启。”③

冯玉祥本想对阿旗进行一些改革，此次正是机会。此念源于冯在张家口驻防时，正奉九世班禅进京，内、外蒙古人民成百成千地进京朝拜，蒙古王公们依旧保持着满清时代的体制，随侍奴仆受着非人的压迫和虐待。冯对此种情形非常不满，曾向段祺瑞拍电，建议取消王公制度，伸张人权平等的原则，但未蒙采纳。此

次路过宁夏，便向镇守使马鸿宾表态，要废除阿旗的世袭王公制，改为县治，并让马鸿宾修函派专人到山后，邀请几位阿旗的执政者，赴宁面商。马鸿宾派营长马绩绩于12月初乘马到旗，说明冯总司令请见之意。政务处要员，只对来使热情款待，赠羊只，供草料，就是不明确答复赴宁议事之事，马绩绩无奈，只好带着阿旗赠送的一匹良马，回宁禀报。马鸿宾在冯的催促下，也很着急，便于12月12日再给旗发急电，务让“旗内要员，在四日内多来几位，面见冯玉祥”③马绩绩也很着急，再派军需官王麟瑞，牵着阿旗赠送的良马原物奉还，并再邀旗执政者，“只少须四五位到宁见冯。”③

当时阿旗的王爷塔旺布里甲拉住北京，旗政有达都拉旺喜格、那睦济勒、达喜道尔吉三位协理护印执掌，对冯的再三邀请，他们拒之不恭，赴邀又怕，实感进退两难。他们最担心的是：冯玉祥能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故宫，今朝公开举出革命大旗，在磴口设县治，在宁夏废奴才制，很多迹象意味着蒙旗王公制度能否存在的大问题。倘若轻举到宁，冯氏提出改变制度，将如何表态？于是旗里始终未敢派要员赴宁见冯。

12月15日，尚不见阿旗执政者到宁，宁夏道尹邵遇芝再次致函阿旗政务处说：“藩封近接尘教未亲，屡邀惠助，铭感殊深，敬维政祺弗履，双增嘉胜，载颂且祝，弟行能无似谬膺重寄，值此军务倥偬，徒叹挹掌，窃幸仁邻近依，获益良多。刻下总司令驻节于斯，救国救民，抚绥怀衷，邇尔同钦，化五族为一家，登斯民于寿域，凡隶版图一视同仁，既无种族之分，何有蒙汉之别。倾奉总司令面谕，此次大军过宁，屡承惠助，济公好义高谊可钦，恐其间军人或有冒渎，怀惭殊深，本拟亲往致谢，实难分身，特令弟专请贵处总官，移玉来宁，以渴慕面罄谢忱，专此函达台端，务祈拨冗降临，弟叩扫榻欢迎，幸勿迟疑，至为切盼！”③

“五原誓师”后，冯部国民军的当务之急是固甘援陕，东进北伐。军队的辎重供应问题是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冯在苏